

續資治通鑑

卷之十一

通直郎國史院編修官

劉

時舉

宋光宗

（庚戌）紹熙元年春二月申明御史彈奏二十條御史臺彈奏格三百五條本淳熙所定至是劉光祖摘其有關於中外臣僚握兵將帥后戚內侍與夫禮樂訛雜風俗奢僭之事凡二十條奏乞付下恪守上從之 詔壽皇聖帝典章法度類編成書當遵而行之 以趙汝愚知貢舉以宗室知貢舉自此始 右丞相留正請建儲上曰少徐議之 貶姜特立時特立譙熙載以春坊舊人得幸特立除知閤門事留正爲右揆適亞參尙闕特立忽見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揆而葉張二尙書中擇一人誰寔先之明日正奏且論其招權納賄之狀上大怒罷特立與興國宮 夏五月親試舉人賜余復以下五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罷劉光祖言職是春澹同知貢舉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術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被旨入院折號與澹

坐席甫逼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光祖非立異也但常日爲大諫所言者則自言之耳說出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公所上章數日爲之恍惚日餌定志丸他可知也未幾深甫除右正言至是光祖坐論吳瑞孫瑞事忤旨出爲潼川府轉運判官澹遷御史中丞議論自此分矣吳瑞者舊以巫醫爲業上在潛邸先是上皇有疾國醫不能療吳瑞療治有功上旣受禪擢閣門宣贊舍人又遷帶御器械澹三上疏論之不報給事亦封還勅黃上以御筆諭止之光祖再上疏言小人渝分干請而使給諫不得行其職輕名器虧紀綱褻主權是一日而三失也疏入上命大臣令都司諭止之光祖言益力上不樂徙光祖爲太府少卿由是遂出 蠲減无窠名版帳錢 秋八月詔造新歷冬十月改左藏西上庫爲封樁下庫 減廣西五州鹽直鹽數 命監司守帥舉人才 命潭州經界後不克行 保任京官犯贓連坐 湖北會子初行兩界

（辛亥）紹熙二年春正月詔修紹熙會計錄 詔裁節浮費自今內諸司所給賜所營造所取索悉從有司定爲中制惟正之

供濫恩橫例皆釐正之詔葉翥趙彥逾何澹同稽考其後亦不
果裁節焉夏四月初命任子簾試以革代筆之弊工部侍
郎潘景珪言法令一書久不刪潤乃復置詳定敕令局差詳定
一員刪修官三員五月太學生余古上書言上宴遊無度聲
樂不絕宮女進獻不時伶人出入無節宦官侵奪攝政隨加寵
賜或至超遷更建樓台不輟興作深爲陛下不取也甚至奏胡
戎樂習齊郎舞乃使嬖妾雜以優人聚之數十飾以怪巾施之
異服備極醜態以至戲笑至亡謂也帝覽書怒始以編管議古
罪言者乞從寬宥乃送秀州聽讀右丞相留正請復建儲上
曰俟過宮與壽皇議之既而諭正壽皇聖意亦欲少緩六院
官復入雜壓秋中丞何澹有所生繼母之喪請解官持服
冬十一月壬申冬至郊風雨大至上震懼感疾后李氏大將李
道女也悍而妬欲亟立子嘉王爲儲嗣因內宴請于壽皇未許
后不遜壽皇有怒語后銜之乃造言誣謂壽皇有廢立意上驚
疑疾愈甚及聞後宮有暴死者上震懼其疾不能痊平

（壬子）紹熙三年春正月上以疾不瘳乃御內朝于是重華宮

溫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宰輔羣臣封章
沓上都人始憂 臣僚上言臣願陛下先清心寡欲躬自節儉
然後明詔大臣裁立經費上自乘輿下至庶府一切量事裁酌
罷其不急損其大過 伶人胡永年積官至武功大夫遇郊乞
任子吏部上書趙汝愚奏永年樂藝出身難以任子望立爲定
法從之 夏四月童子科吳綱年九歲能誦六經語孟以壽皇
親姪孫特改承務郎 皇伯嗣秀王伯圭拜太師 蜀鹽復舊
法聽從民間自煮鹽歲輸課利 增印兩淮會子 秋七月瀘
州軍亂 蠲減蜀中重額錢

（癸丑）紹熙四年春正月詔江上諸軍陞差統制至准備將者
令主帥解發三人赴總領所選擇一名事既行諸將皆不以爲
便 三月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察院汪義端有言高宗聖訓
不用宗室爲宰執汝愚力辭復命當筆學士申諭聖意汝愚乃
受命 趙汝愚言舊法聽改官者皆以三考爲一任今以三考
之外未罷奇零日內輒敢並旁干請已非法意詔未成考人於
後任湊成三考聽舉改官聽著爲令 夏五月左丞相留正以

論姜特立待罪 親試舉人賜陳亮以下三百九十人及第禮部舉人以亮冠多士朝野相賀 李僑年五十四調成都府司戶參軍自以祿不及養乞以一官回贈父母上嘉其志特詔以本官致仕父母皆予初品官封蓋異數也 錄先聖後詔以文遠子爲承奉郎 冬十一月戊寅上朝重華宮 左丞相留正復視事 十二月布衣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影表當在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曆乃在二十日癸未係差一日乞將修內作所掌銅表圭降付太史局測驗從之 以朱熹爲湖南安撫知潭州是冬使人自金回虜問朱先生安在荅以見任擢用回白廟堂遂有是除 更獨員荐士法

(甲寅)紹熙五年春三月壽皇不豫 夏四月朱熹始拜命赴潭州 五月壽皇疾浸棘上不能視疾人情益懼王府贊讀黃由乞令皇子嘉王過重華宮問疾甲申嘉王至重華宮壽皇爲之感動戊寅以壽皇服藥故乃大赦 六月丁酉夜壽皇崩于重華宮上猶未能出嘉王數入禁中泣請未遂中外訛言廢所不至翌日宰執奏事退太皇太后御札付宰執日下昃宰執率

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左丞相留正樞密趙汝愚參政陳騭同知
余端禮率百官請文德殿拜表畢退聚重華殿廬議成服典故
端禮引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附中使王公昌入奏
是日太皇太后有旨皇帝以疾聽就內中成服汝愚請太后垂
簾不許 丁未留正等奏嘉王仁孝夙成學問日進宜早正儲
位以安人心乙卯再擬旨揮進入上怒書八字云歷事歲久念
欲退閑而以手札付留正其議猶未決也 利州西路帥吳挺
卒 革兩川牒試弊 秋七月壬戌左丞相留正逃歸 辛酉
上正朝臨訃於地都人大駭工部尙書趙彥逾見汝愚白事汝
愚微告以翊戴之議遣中郎將范仲任以告殿帥郭杲汝愚知
太皇太后深以宗社爲憂將白事焉而難其人有知閣門事韓
侂冑者太皇女弟之子也張宗尹同在閣門遂令侂冑以內禪
事附宗尹入奏又使閣門宣贊舍人傅昌期密製黃袍時王在
嘉邸猶未知也甲子杲與步帥王仲先分兵衛南北內太皇太
后垂簾命關禮引嘉王先入汝愚出太皇太后聖旨云皇帝以
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親筆自欲退閑皇子嘉王可卽皇帝位

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王固辭且顧汝愚曰某無罪恐負不孝之名關禮等以黃袍披上上拒不受汝愚固請遂卽皇帝位於東楹之素幄次行禪祭禮都人聞之始安乃大赦天下赦文有云冲懷每念于退閑親翰嘗班于近輔先是京口諸軍亂言洶洶襄陽歸正人陳應祥亦謀爲變舉事前一日登極赦書至遂敗是晚沈有聞彭龜年乞奏事上慘然久之曰前日聞大臣有建儲之話此亦可以息浮言安人心今忽遽乃爾早泣告慈福不可至今悸動

呂中曰光宗自在潛邸以令德著聞孝宗屬意卒受內禪未幾不幸嬰疾饗國不永而能以神器授之聖子付託得人豈不美哉

詔建太安宮以奉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尋詔五日一朝百官月兩朝立崇國夫人韓氏爲皇后上旣立趙汝愚奏乞禮請留正上從之而侍御史張叔椿劾留正擅去相位乃徙叔椿吏部侍郎而留正復相戊辰詔求言以章穎爲侍御史黃艾爲左司諫鄭湜使金告登位范仲壬副之己巳趙汝愚兼

知參政事

庚午朱熹自湖南召赴行在先是黃裳爲嘉王府

翊善光宗宣諭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因進曰若欲進德

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曰誰以

熹對彭龜年繼爲官僚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

當制其侍御僕從嘉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之說自后每講

必問熹之說如何故卽位首召之辛未以黃裳爲給事中陳

傅良彭龜年並爲中書舍人黃由爲起居郎沈有聞爲起居舍

人乙亥以趙汝愚爲右丞相辭不拜陳騤知樞密院事余端

禮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賜前宰執侍從詔訪以得失

丙子大風戊寅賞定策功以郭杲除武康軍節度使韓侂

胄除汝州防禦使初侂胄以內禪爲己功所望不過節鉞知閣

劉弼嘗從容以告汝愚汝愚不荅侂胄不滿所望漸有邪謀

辛巳趙汝愚辭相除樞密院壬午貶內侍林億年陳源楊舜

卿以光宗已病不能時過宮源等離間之罪癸酉余端禮辭

同知樞密院事甲申羅點簽書樞密院事詔兩省官看詳

封事其要切者以聞戊子詔百官日輪一員面對八月辛

卯初御行宮行殿聽政 辛巳除朱熹煥章閣侍制 甲午增

置講讀官以黃裳陳傅良彭龜年爲之壬寅賜講讀官詔 乙

巳晚講讀官坐講尋罷 詔以生日爲天祐節 詔諸道舉廉

吏糾汙吏 皇弟柄進封徐國公 禮部侍郎上率羣臣朝泰

安宮 許及之等請祧宣祖廟而祔壽皇詔侍從禮官集議

是年趙汝愚秉政遂祧禧宣二廟而正太祖東向之位朱熹力

爭不聽 丁未議賑諸路水旱 乙卯安南國王李龍翰加封

思忠功臣 減廣南鹽額 章穎黃文罷言職 謝申甫爲御

史中丞先是侂冑恃功意望建節恨趙汝愚抑之有怨言徐誼

爲京尹勸汝愚以節度使授之汝愚悔遣人諭侂冑侂冑荅語

不遜遂日夜謀引其黨爲台諫以擯汝愚會汝愚奏除劉光祖

侍御史陳騤忽奏曰劉光祖與臣有嫌今光祖入台願先避位

汝愚愕然而止侂冑遂以內批除深甫蓋侂冑與騤合謀已久

汝愚未之覺爾 黃度爲右正言度在言路未幾欲論韓侂冑

之奸侂冑知之以內批斥去 丙辰罷留正相位於是朱熹赴

召至信州聞之有憂色未幾諫議張叔椿再劾留正擅去相位

通鑑十一
詔降正觀文殿學士 復命趙汝愚爲右丞相 詔侍從兩省
台諫各舉通亮公清不值黨與曾任知縣者二人 丁卯劉德
秀爲監察御史時趙汝愚奏乞令近臣舉御史許之始議除兩
人諸公舉吳獵者最多名在其首游仲鴻次之德秀爲大理寺
主簿與侂冑深交侂冑乃諭中司令荐德秀因以內批令兼用
中司舉者一人德秀遂與吳獵並除其黨以次而追言路遂皆
侂冑之人一時善類排斥無餘蓋十餘年而後定云 庚午簽
書羅點卒 辛未合祭天地於明堂上以孝宗之喪命趙汝愚
朝獻景靈宮命嗣秀王伯珪朝享太廟而親祀明堂乃大赦天
下趙汝愚爲政首裁抑僥倖以故人多怨者自祖宗以來人主
登極凡列郡守臣率得任子恩間有闕守臣而以幕職班行攝
之者亦官之如例英宗卽位司馬公時知諫院嘗以爲言不聽
上受禪肆眚汝愚因進熟始命監司郡守許上表進貢推恩內
守臣係權官者免進貢其表聽附遞是歲五月以孝宗大漸嘗
肆赦七月上登極九月宗祀明堂尙書省契勘一歲之間三行
赦放恐有兇惡累犯之人指恩作過內曾犯徒流罪已經登極

赦恩免罪後再犯徒流以情深理重者未得斷遣別聽朝廷旨
揮其指揮與赦文同降但以白紙連書於黃牒云前二事皆前
所未有也 京鏗簽書樞密院事侂胄用鏗爲黨陳傅良吳旒
劉光祖咸先後斥去羣儉附和視正士如仇讐衣冠之禍自此
始矣 壬午黃裳卒裳與羅點相繼徂謝而汝愚之勢益孤
甲申韓侂胄爲宜州觀察使侂胄除防禦使不滿上疏力辭乃
止遷一官於是怨趙汝愚益深 冬十月辛卯銓量四川守臣
朱熹奏五事於行宮便殿 乙未以雷雨詔求言 辛丑減
兩浙江東西路和買折帛錢蠲兩浙路丁絹身丁錢一年 雅
州蠻寇邊 是日命朱熹講太學 除朱熹國史實錄院同修
撰辭不允 甲辰趣後有看詳封事擇其善者條上 乙巳上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諡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號孝宗 尋
詔廟樂名曰大倫之舞 詔建殯宮于永思陵之東南以十一
月乙卯權攢孝宗殯宮于永阜陵 丙午却端慶節賀表 壬
申曾三復使金賀正旦 是月詔建福寧殿朱熹彭龜年請罷
之 閏十月癸亥集議廟制 辛未核實封椿錢 乙亥趙彥

逾知建康府彥逾初冀汝愚引己同升已而止除端明知建康
彥逾怨之遂與侂冑合未幾改除四川制置彥逾益恨入辭疏
廷臣姓名于上指爲汝愚之黨曰老奴今去不惜爲陛下言之
于是上亦疑汝愚矣復提舉太史局官兩省台諫侍從各
舉宗室有文學器識者二人詔改明年元賜史浩諡曰文
惠十一月戊子上欲罷朱熹乃降內批朕憫卿耆艾方此隆
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趙汝愚獨袖內批還上且諫
且拜韓侂冑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侂冑使中使王德講
封內批以授熹熹卽附奏謝遂行給事中樓鑰封還錄黃舍人
鄧駙面奏乞留熹上許除宮祠已而不下起居郎劉光祖又言
之中書舍人陳傅良再封還錄黃有旨除熹寶文閣待制與郡
傅良疏中有朱熹論事煩迂濶之語蓋侂冑嘗言陛下千乘
萬騎而熹乃欲令一日一朝豈非迂濶故時人謂傅良因廟議
不合陰肆中傷去熹工侍兼侍讀黃艾因講問逐熹之驟上曰
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侂冑嘗令優人王喜於禁中效
熹容止爲戲熒惑上聽於是侍講孫逢吉誦言將入諫乃止

登聞鼓院游仲鴻上言朱熹海內名儒首蒙收召四方傳誦以爲天下大老歸之纔四十餘日復有宮祠之命遠近相弔以爲天下大老去之則人誰不欲去者若正人盡去陛下何以爲國願亟還朱熹無使小人得志養成亂階時侂冑勢方盛人皆爲仲鴻危

呂中曰甚矣君子之道難行而小人之好易售也昔哲宗初年伊川先生入在講筵未幾羣吠紛紛遂有西監之除今寧宗新政晦庵先生入侍經幄未幾權倖媚疾遽有宮觀之命嗚呼此小人排擯道學之漸自是而後台諫糾彈一則曰僞學二則曰僞黨已醞釀于此時矣

甲午復加安南國王濟美功臣 丙午韓侂冑兼樞密都承旨彭龜年論韓侂冑竊弄權柄爲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又奏只緣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之易去小人如此之難上初欲兩罷之汝愚開陳欲兩留之既而內批彭龜年與郡侂冑既留勢益張矣侂冑因欲併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

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冑然之 詔均內外任汝愚當國言者
以爲今賢士大夫往往不樂爲外官蓋外權太輕雖欲有所施
設而不得騁故也今日之勢若莫稍重外重外之權必使帥漕
總領可以馴致于從官而後可久任可久任而後可以責事功
詔可未幾汝愚去位亦不克行 辛亥雨水水 詔用三年之
制 以明州潛邸改慶元府 十二月乙巳朔禁民間妄言宮
禁事 戊辰以陳康伯配饗孝宗廟庭 乙巳陳麟罷 庚午
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皆侂
冑引進將以助己彭龜年上疏攻侂冑乃罷趙汝愚請留彭龜
年而上不允 陳傅良爲陳雨所劾劉光祖爲德秀所劾坐留
朱熹之罪傅良罷中書舍人光祖罷起居郎 是歲詔賑諸路
水旱 築紹熙堰淮東提舉陳損之以淮田多沮洳因築堤數
百里捍之得良田數百頃事聞錫名紹熙

續資治通鑑

卷之十二

通直郎國史院編修官

劉

時舉

宋寧宗一

(乙卯)慶元元年春正月丁亥蠲兩淮租稅 黎州蠻寇邊
詔兩浙淮南江東路荒歉諸州收養遺棄小兒 以陰雨賑濟
行在貧民尋詔釋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路杖以下囚 丙辰
白虹貫日 二月詔兩浙諸州勸民耕墾荒田 詔帥臣監司
歲終考郡守臧否以聞 趙汝愚罷相右正言李沐奏乞罷趙
汝愚政柄以尊安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愚竟出浙江亭待罪
詔宣押赴都堂治事沐又再上書汝愚遂罷相章穎徐誼上疏
乞留汝愚李祥楊簡坐汝愚黨並罷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上
書竊見諫官李沐論前相趙汝愚所爲乖戾隨卽罷去若慮陛
下父子之際懷不自安故黜汝愚以安天下亦未爲過如沐所
言則以爲汝愚自居同姓數談夢兆專政擅權欺君植黨殆將
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詆其實不然汝愚之去中外咨憤而言者

以爲父母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章穎發於中激力辨其非
卽遣斥逐旣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一旦
祥有補外之命惡其與簡扶植正論潔身而去極力擠排同日
報罷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涕泣而相告曰使二人者苟有一毫
爲己之私豈肯自附於已去之宰相而犯虎豹九關之怒哉今
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論之不直於己乃欲盡覆正人
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
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
見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是時假非
汝愚出死力定大議使陛下得以成壽康皇帝揖遜之志行孝
宗皇帝未舉之喪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方位
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尙不於此時爲利今朝廷清
明上下安妥乃有異志乎願陛下念汝愚忠之勤察祥簡之非
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詔宏中
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是各流五百里中書舍人鄧駟言臣仰惟
國家開設學校教養士類德至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